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專刊（84）

抗戰前的清華大學

1928～1937

近代中國高等教育研究

蘇雲峰 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89年8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專刊（84）

抗戰前的清華大學

1928 ~ 1937

近代中國高等教育研究

蘇雲峰 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 89 年 8 月

目次

前言	1
第一章 早期清華之回顧	1
第一節 創設、學制與人事網絡	1
第二節 校長、教員和權利衝突	4
第三節 學生背景與校園生活	9
第四節 留學生及其成就	12
第二章 北伐統一與羅家倫出主清華	19
第一節 教授治校抑校長治校	19
第二節 羅家倫的改革成就與挫折	26
第三節 抗拒新任校長到職	53
第三章 梅貽琦與清華之發展	63
第一節 梅貽琦的背景與領導風範	63
第二節 梅貽琦的大學教育理念	65
第三節 梅貽琦對清華的貢獻	69
第四章 清華大學的方針、學制與課程	77
第一節 教育目標	77
第二節 學制、課程與教學概況	82
第三節 訓育與體育教育	92
第五章 經費、建築與教研設施	99
第一節 經費來源、基金保管	99
第二節 經常費概況	106
第三節 理工學院教研設施之擴充	110
第四節 圖書館擴建與充實	125

第六章 教師品質之提升	131
第一節 羅家倫與梅貽琦延攬人才	131
第二節 教師資料的統計分析	135
第三節 教師的研究成績	144
第七章 學生、校園生活與畢業生分析	159
第一節 歷年招生名額、錄取率及在校生統計	160
第二節 學習態度與校園生活概況	164
第三節 多采多姿的課外活動	174
第四節 關於畢業生的統計分析	176
第八章 清華大學的學生運動	185
第一節 國共兩黨滲透清華的經過	188
第二節 清華與九一八救亡運動	196
第三節 清華與一二九運動	202
第四節 從校園外鬥到校園內鬥	215
第五節 從抬棺遊行至西安事變	225
第九章 畢業生的成就與評估	247
第一節 畢業生職場時空分佈	247
第二節 理工學院學生的成就	251
第三節 文法學院學生的成就	267
第四節 我的評估	273
結論	279
徵引書目	287
附錄：清華大學外籍教師簡介	299
索引	305
專刊書目	327
附圖：清華大學校區總圖	

第一章 早期清華之回顧

關於早期清華之歷史，詳見拙著《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1911-1929》一書，茲為讀者便於進入本書狀況，特綜合全書，摘錄其要點分為四節介述如下。

第一節 創設、學制與人事網絡

清華學堂係由美國退還之超收庚款所創辦，為一留美預備學校，籌備於一九〇九年，開辦於一九一一年，英文名稱為 Tsing Hua Imperial College。民國元年（1912）中文名改為清華學校，英文名改為 Tsing Hua College。一九二五年開辦大學部和國學研究院，新舊二制並行；一九二九年結束留美舊制，並停辦國學研究院，更名為國立清華大學。前後二十年間，共培養一千五百十二人，其中由清華學堂和清華學校畢業者九百七十二人，一九一一年以前三批直接選派留美生一百八十人，留美幼年生十一人，民初留美專科男生六十七人，留美專科女生五十三人，留美特別生七十三人，大學部第一屆畢業生八十二人，及國學研究院畢業生七十四人。人數雖然不多，但他們都是學術、科技、教育、工商社會和外交等方面的菁英，對中國大陸和台灣之現代化作出了貢獻。

一、清季駐美公使梁誠（1864-1917）是交涉退款創立清華學堂的最大功臣。梁誠是容閔帶赴美國留學的第四批幼生。他在公使任內，主動交涉退款成功。袁世凱主張將退款用於東三省開發，他不顧個人政治前途，極力主張用於廣設學堂和派遣遊學。袁調虎離山，催他立即交卸職務，梁誠不為所動，直至美國國務卿來函同意退還超收庚款並指定用途後，才啓程回國。回來後受到袁的冷落。民國元年袁為大總統，梁知不可為，隱退香港。梁誠的貢獻迄今尚未為海峽兩岸的清華大學所肯定。

二、關於美國指定退款用於留美的動機，美國人並不諱言希望在知識和精神上影響未來的中國領袖，和日本競爭在中國政治外交和經濟上的利益。但愛國人士，尤其是後來的左派和共產黨人，則指美國此舉為「文化侵略」和「奴化教育」，欲使中國成為附庸。不過，此說難以成立，因為歷史研究已經證明：美國即使有不良企圖，但其結果也有利於中國，是一個雙贏的措施。此外，駐華使館參與清華基金保管，有助於基金之穩定。一九二四年主張徹底翻騰改造清華的學生領袖王造時（1925 級，後獲政治學博士，為著名自由主義者），也肯定美國駐華公使參與清華基金保管的貢獻。美國使館希望清華在國內政治鬥爭中保持中立，反對學生參加政治運動，反對共產黨宣傳進入清華，在內戰時也曾有意派遣使館衛兵保衛清華校園等等。這些動作其實均出於正當動機，惟難免有干涉中國內政和學術獨立之嫌，而為清華學校當局所婉拒。

三、創辦和管轄清華學堂的是外務部（民元後為外交部），學部（民元後為教育部）僅是配角。時人多謂不當，但衡諸清末民初中國政局和各部人才，這一時期，由外交部來管轄清華，應是不得已的較佳選擇。理由有四：（一）外交部總次長人事比較穩定，且主要由顏惠慶、

顧維鈞與王正廷三人輪流擔任；(二)外交部人員多受過現代教育，富有世界知識和眼光；(三)外交部和美國駐華使館之間的溝通比較容易；(四)外交部實際僅管清華基金、經費預算和校長任免，至於確定學校方針、設計課程和設系，清華主管並不受外交和教育兩部的限制，在校內教職員任用，也有較大的自主權。

四、早期清華的人事網絡，是聖約翰、外交部和清華的三角關係。民初，聖約翰出身之顏惠慶、顧維鈞、王正廷、唐國安、周詒春、趙國材、曹雲祥、嚴鶴齡等人，都在外交部擔任要職。由於清華受外交部管轄，清華歷任校長唐國安、周詒春、曹雲祥，副校長趙國材，和知名教員林語堂、馬約翰、戴超等，都是由這種關係進入清華的。清華歷任校長中任期較長的周詒春和曹雲祥兩人，都有賴於外交部聖約翰同學或老師如顏惠慶、顧維鈞和王正廷等人的支持。如果這種關係有助於清華的穩定發展，那麼聖約翰之於清華也有貢獻。

五、早期清華的學制與民初的學制不同，和美國的學制亦不一樣。採取八年一貫制，分為中等科和高等科各四年，前四年相當於初中一年級到高中一年級，後四年相當於高中二年級到大學二年級，八年畢業後可以直接插入美國大學的三年級，系別不拘。要想讓一個中國少年八年後能直接插班進入美國著名大學，必須重視英文和美國歷史文化等方面的知識和訓練。清華的課程雖然分為「中文部」和「西文部」，但特別重視「西文部」。以優厚的薪資前後延攬數十位美國老師和若干位留學生。「西文部」以英語直接教學，重視體育和課外活動，尤其是中英文之演說和辯論。目的主要培養他們能在國際上和他人競爭長短。

六、清華美式教育不為時人所認同。試想中國要現代化，就必須學習先進國家經驗，二十世紀初美國已在國際舞台上展露頭角，教育上也有長足的進步。一九一九年杜威（John Dewey）來華訪問，對中

國教育界發生強大的影響力。一九二二年的新學制，就是完全模仿美制。一直到今天，美國教育仍居世界領導地位。所以中國於二十世紀初將留日政策轉向留美，應是正確的抉擇。清華重視人文和通識教育，智德體群美五育並重，強調個性發展、辯論與領導能力、培養男子漢氣概和民主風範，多方發展學生潛能，學生大致平均分向人文社會、自然科學和應用科技等方面發展，有卓越的表現。至時人所懷疑的國家忠誠問題，係出於狹隘民族主義和一些人士的偏見，其實校園裡有許多愛國活動。清華學生皆知自己是用「中國人民血汗錢」所培養出來的，留美時雖稱讚美國科學、教育和文化，但因曾受美國社會歧視而加強愛國觀念，留美畢業回國率高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其明證。

七、學術自由和教授治校的理想。清華自一九二六年起已實現這兩個理想，而且一直維持到一九四九年大陸易手以前。這是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一個異數。北京大學在學術自由上是一顆不時閃爍的明星，但在教授治校方面，則不及清華彰顯有效。原因是清華經費充裕而獨立，學生長期浸淫於美國自由主義文化之下，和許多留美同學返校任教的關係。此外美國使館關懷而不干涉學術自由，使清華得以超然獨立，未陷入國內政治派系漩渦之中。

第二節 校長、教員和權利衝突

一、清華的校長，從一九一一至一九二九年共換過六位，其中任期較長者為周詒春和曹雲祥兩位。對清華之貢獻較大者，也是他們兩位。周詒春奠定清華的軟硬體設施，和運動、演說辯論等課外活動風氣。曹雲祥建立了清華內部改革機制，如設調查和各種改革委員會，接受校園內外的批評和建議，改制升大，使清華不因退款終止而停頓，設立「評議會」和「教授會」，實行教授治校制度。

二、清華的教員，依學科分爲「西文部教員」和「中文部教員」，美國教員和部分留過學之中國教員屬於西文部；傳統功名出身及畢業於國內大學者屬於中文部。二十年中，教員結構有三點變化：（一）美國教員的性別由多數女性轉變成多數男性，其學歷也逐年提高；（二）西文部之中國教員由最初之極少數而成多數，取代美籍教員地位和功能；（三）清華留美返校任教之校友逐漸成爲清華之中堅，他們掌控「評議會」和「教授會」兩個權力組織，採取民主議事規則，討論清華之發展方向，包括人事、預算、課程、和有關制度等等。中美教員之間在待遇和權益方面有衝突，但在教育學術和文化思想方面沒有衝突。燕京大學則有宗教方面的麻煩。

三、美國教員的素質和角色，遭到《清華大學校史稿》（1981）的全面否定，今從《清華周刊》等資料中找到六十四位美國教員（其中女教員二十二人）的零星資料，並加以整理成《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一書之附錄。從這些資料中，可以看到美國教員對清華是有貢獻的。他們除了擔任課程教學外，都積極參加學生的課外活動，或充當顧問，或指導演說辯論，擔任裁判員，或組音樂和戲劇社團，指導學生練習、排演和演出，甚至粉墨登場和全校師生同樂；或定期向學生演講，介紹西方和美國的教育、科學、文化、社會。有時也邀請學生到住所去喝茶聊天，建立友誼。他們也作各種問題的研究和參觀訪問，常在《清華學報》、Tsing Hua Journal、The Tsing Hua Annual等刊物上發表文章，或充當顧問和編輯。此外，他們還積極參與校務改革，參與曹雲祥校長成立的「調查委員會」、「協作委員會」（Coordination Committee）、「課程委員會」、「教授會」和「評議會」等組織，提供意見。換言之，他們多能盡到作教師的本分，除了少數人外，多不干涉校政，或從事於與教學無關的政治性活動，對清華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四、早期清華校園衝突主要發生於物質和權力兩方面：

（一）由居住條件差別待遇所引起的不滿。大約在一九二一年以前，由於學校只顧興建教研大樓，而不建教員宿舍，在粥少僧多情況下產生下列四種差異：1、美籍教員可以免費居住新式美觀、寬敞和現代衛生設備的洋房；2、有小部份人（校長和副校長）獲得新式住宅；3、數十位中國教職員中，僅少數人分配到中式住所，餘多租賃民房及茅屋；4、在配到宿舍者當中，有的免付租金，有的得享用免費傢俱。校方的政策既偏重西文課程，優待美國教員和西文部華籍教員，是可以理解的。但美籍教員也貪多務得，經常埋怨住宅不夠舒適，要求另建新宅。

中國教職員不滿，於是成立「清華教職員俱樂部」和「清華華員大學會」（另名華籍教員俱樂部）兩個組織。要求學校添建住宅，拉高華員之水平。及學校興建四十戶中式住宅，滿足大家的基本住房要求後，教職員間的磨擦亦漸告消除。

（二）為清華「少壯派」爭取主導清華的權力，排斥外來勢力所引起的衝突。在該書第二章「人事網絡和權力組織」及第三章「校長人選、貢獻和繼承風波」，均陳述了清華校園裡的複雜關係。從中美教員結構轉變中，也可以觀察到校園派系競爭和權力衝突的問題。

第一點，清華少壯派於一九二五年時已成主流派，其他非清華校園出身的就屬於非主流派。少壯派不滿清華現狀，要求改革，同時有取代美國教員和主控清華校政的意念。

第二點，教務長張彭春（南開校長張伯苓之弟）與校長曹雲祥不和。張同胡適都是一九一〇年清華公費留美學生，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專攻課程改革。曹請他來改革清華課程，對他寄予厚望，但張有代表南開大學開拓清華勢力的雄心，也有取曹而代之的意圖。同是南開畢

業的梅貽琦對曹頗有微詞，也想成全張的心願，因此，張、梅二人和曹雲祥之間就難免有所磨擦。

第三點，張彭春和清華少壯派交惡而被排擠。張對清華師生的生活型態印象惡劣。他批評教職員學生都「貪錢」，是清華精神上的「污點」。他擔心「清華人回來的加多，.....漸漸清華歸入清華人之手」，所以與清華少壯派交惡。這時錢端升正好在校外發表文章批評清華，其中之一為否定張彭春的大學部分科制（即設普通科和專門科各二年，前者為後者的初階，但亦可結業，發給畢業證書）。人事上之種種摩擦，終於逼張辭職。

第四點，曹雲祥一九二五年底擬辭職隨顏惠慶赴歐，不料引起人事風波，翌年四五月間，北京政變，張作霖以顏惠慶為內閣總理，曹雲祥赴歐不成，風波才告平息。在這半年中，想要爭取清華校長一職的學術團體和人物很多。除南開大學外，還有北京大學、東南大學、留英派之陶孟和、留法派之李石曾、教育改進社之黃炎培和陶行知等。被抬出來競爭校長之職者有胡適、梁啟超、范源濂、郭秉文、黃炎培、張彭春、馬寅初、王世杰、余日章和清華西文系主任王文顯等人。抬轎和穿針引線者有梅貽琦、陶孟和、徐志摩，和清華少壯派之錢端升，在幕後運作的有顏惠慶和馮玉祥等人，可謂熱鬧非凡。之所以這麼熱鬧，基本關鍵是外邊勢力想打入清華園，清華少壯派吳宓、陳達、葉企孫、莊澤宣等自認為是當時接受最新和最好的教育者，和清華母校有深厚的感情，懷有提昇清華教育程度與學術獨立的使命，所以應團結起來保衛清華。簡言之，錢端升代表北大派，聯合留英派「現代評論」是陶孟和，一起支持胡適、梁啟超或者范源濂。清華內部之南開系梅貽琦、朱君毅、楊光弼等人支持教務長張彭春。馮玉祥和教育改造社之黃炎培、陶行知等支持東南大學校長郭秉文。顏惠慶反對胡適，

支持余日章。曹雲祥反對梁啓超而支持一位名叫 T.L.的人，或范源濂和胡適，少壯派可能支持 T.L.或者西文系主任王文顯。馬寅初太忙，王世杰只一提，李石曾沒有抬轎人。曹氏辭職不成，結果大家空忙一陣，一無所獲。

第五點，是曹雲祥與梁啓超的衝突。一九二七年夏，南方的革命勢力進入華北，清華園內又出現校長問題。這一回是梁啓超和曹雲祥的對決。關於曹雲祥與梁啓超的矛盾，一部分可能出於曹的猜忌，一部分可能出於誤會。梁是曹於一九二二年春聘請到清華來授課，一直到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九日因病辭職為止。梁頗受學生喜愛，曹沒有理由不尊重他。梁任公到清華講課之前，就關心清華園之事，來清華國學研究院任課以後，跟清華就發生了濃厚到難以捨割的感情。一九二五年底，徐志摩告訴張彭春說，梁也有意校長一職。但一九二七年八月初梁表示，「月來正思盡擺脫百事，獨於清華不能無拳拳」，「除了校長決不擔任外，董事一職，以歷史關係，總不能忽然也」。十一月外交部正式改組董事會，規定校長由董事互選，而以梁為首席董事。梁再度表示，出任董事以不任校長為條件。曹不知梁真正意圖，竟發動教職員反對梁為董事，並上書外交部說「院中教員（暗指梁）曠職，請求易人」，又將此函油印寄給梁，諷其自動辭職，引起全體研究院學生之公憤。又因曹計劃在成立清華大學以後，停辦研究院，研究院學生乃上書控告於外交部，要求曹校長辭職。曹於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向外交部提出辭呈。舊制與大學部的師生挽留無效，外交部派嚴鶴齡代理了事。

第三節 學生背景與校園生活

一、早期清華學生之社會背景

有人認為清華是「貴族學校」，有人說是「官僚子弟學校」，也有人說是「地主、官僚和資產階級」較多的學校。而清華師生則不同意被貼上這些標籤，梁實秋、張忠絨、李先聞等人都說同學中多數出身於貧窮家庭。

貴族學校之說是根據早期清華直選留美的三批學生中有「特別學生」，和袁世凱要求國務院通過的「項城袁氏留美學額簡章」和「項城袁氏入學簡章」所帶來的問題。在直選留美的「特別學生」中，除少數貴胄子弟外，大都係由各事業機關所推薦的優秀人才。問題出於袁氏家族子弟每年分佔三名清華直接留美學額，和免試進入清華讀書的權利。黎元洪、馮國璋、章宗祥等權貴要求援袁氏例，享受同等權利。這些子弟雖未遭清華拒絕，煞亦難挨清華的嚴格考驗。今查《清華同學錄》（1937），並無袁、黎、馮等家族之人，可見貴胄子弟極少，不能說清華是「貴族學校」。

說清華是「官僚子弟學校」的是美國人。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在上海的美國大學同學會，根據許多中外名人、回國學生之研究，和美國駐華公使舒爾曼（Jacob Gould Schurman）等人協助，到清華調查，將所得資料撰成「清華的大改革」一文，批評清華種種不是，其中之一就說「大多數清華學生皆為官僚子弟」。引起清華園內的一陣反彈。學生們議論紛紛，曹雲祥於是寫了一長文批駁。其中針對「官僚子弟」問題，曹氏特別將一九二四年在校學生家庭背景也作了一次調查，結果如下表所示：

表 1.1 清華學生家長職業統計（1924）

家長職業別		學生人數	百分比
官	吏	99	25.45
學	界	120	30.85
實	業	78	20.05
鐵	路	17	4.37
農	業	15	3.86
法	律	14	3.60
軍	界	9	2.31
醫教及其他		37	9.51
合	計	389	100.00

資料來源：《清華周刊十週年紀念增刊》，1924年3月1日，頁67-72。

根據這一份統計資料，曹雲祥解釋說：在近四百位在校學生中，出身官吏家庭者九十九人，僅佔百分之二十五，不是「大多數」，且這些官吏家庭，包括中央各部及各省地方辦事人員在內，大小不一，所以也不能說都是「大官僚」。此外，曹並沒有再進一步解釋。

一九八一年出版的《清華大學校史稿》（以下簡稱「史稿」）則說這一時期的清華學生，「多數出身於地主、官僚、資產階級家庭，其中有些還是大官僚大買辦的子弟，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學生是少數」，等到一九二五年大學部公開考試後，才有一些成績優異的清寒子弟進入清華。我認為這種說法也不夠精確。

如果以官吏出身者為官僚階級，以實業界與鐵路界出身者為資產階級，以農業界出身者為地主階級，依照曹雲祥的上述統計，則官僚家庭出身者佔百分之二十五，資產階級佔百分之二十四，地主階級僅佔百分之四，軍界（可能是大軍閥）佔百分之二點三。四者合計為百分之五十六，超過半數。如果「史稿」所指的小資產階級包括學界、教育界、法律界與醫生，則此一階級出身者在曹校長的統計中，佔近百分之四十四。可以說清華學生大多出身於小資產階級以上的家庭，

因爲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極少貧窮子弟能獲得就讀大學的機會。

二、校園生活：管理和衣食住行

清華的生活管理最初對幼年生嚴而對高年級生寬。比較言之，一九二五年以前較嚴，以後則較寬，但淘汰率平均在三分之一左右，由此可以說是相當嚴格的。

清華的伙食不惡，早餐四碟鹹菜如蘿蔔乾、八寶菜之類，稀飯之外，每人三個饅頭。中晚餐每桌四個大碗四盤菜。由於都在上課和運動之後用膳，大家飢腸轆轆，開動不到十分鐘，就吃光了。衣著的形式，多爲中式長袍、長衫、馬褂和長褲，質料綢布兼而有之，著西裝者極少。在顏色方面，則以黑白二色爲最多，梁實秋的印象是「相當樸素」。故單從衣著上看，清華不似美式學校講究。

學生宿舍有三院。應屆畢業生住第一院，有住二人的小房間和住四人的大房間，都配有淋浴、抽水馬桶、鋼絲彈簧床和暖汽爐子，是最舒適的宿舍，凡住過的人都說「別具一番滋味」，同學們最爲嚮往。第二、三院內的宿舍相同，每間住三四人，亦有住二人的。二院房間比三院小，光線稍暗。每間宿舍內有桌椅三份，五十燭光電燈二盞，書架三組，鐵床三張和一個痰桶。床上罩著白被單，整齊清潔，相當舒適。

交通方面，因距京城十餘里，交通不便，騎驢、坐洋車或乘火車。一九一九年後有客車，每日四班。有電話，但不普遍。交通雖然不便，但學術資訊相當豐富。學生的生活費用每年平均約二百二十餘元，其中伙食每月約六至七元。一般家庭不易支持。

三、醫療衛生和疾病死亡

我用很多篇幅介紹清華校園課外活動，但這裡只談醫療衛生和疾病死亡問題，因爲很少學校校史注意到這個問題。就常理而言，清華

環境優美，醫療衛生設備講究齊全，患病者應該很少，實則不然。門診方面，自一九一九年五月至翌年二月，平均每日十餘人次。轉診者不計，住入本校醫院之學生，自一九一八年九月至一九二一年三月，共有八百六十四人，平均每月近二十八人（約佔在校生總數百分之七）。而死亡數字，更令人驚異。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一年的七年間共死亡學生四十人，平均每年五、六位，死亡率約為百分之一。一九二二年以後，由於作了若干改革，求診人數漸減。是年秋僅有一位高等科學生病故家中。但一九二七年七月至翌年七月的一年間，由於醫生的疏忽，導致六人死亡。物理系教授葉企孫在一位學生的追悼會上沉痛地指出清華學生死亡率太高，要求學校注意，他說：

自去年暑假至現在一年間，死去學生六人，而全校學生不過四百，按百分計算，清華學生死亡率竟至一至一點五。此種死亡率，未免奇高，學校尤應特別注意。（其中一人腦充血，一人因肺病死亡，均因用功過度）

由上所述，可見清華學生之疾病和死亡情形，的確出乎意料之外的嚴重，難免令人感到清華除了多采多姿的生活以外，亦有令人遺憾的一面。

第四節 留學生及其成就

一、早期清華成功的基本原因有五：一是經費獨立充裕；二是得到聖約翰大學出身的人才支援，包括外交部高級官員如顏惠慶、顧維鈞、王正廷和留學生唐國安、周詒春、曹雲祥等；三是獲得清華公費留美制度下所培養出來的衆多人才之回饋，如梅貽琦、楊光弼和其他

返回母校任教的教授；四是五四運動後之清華改革，建立了「內部改革機制」，落實「教授治校」制度，促進清華不斷進步和發展；五是得到美國駐華使館方面的關懷（或者是干涉），使清華經費能夠獨立，且避免捲入國內政治派系鬥爭之漩渦，及其他外國勢力的干擾。

二、早期留學與貢獻

清華學生到美國後，分別進入美國三十二州一百二十八所學校，但大多集中於東部和中部各州之著名大學，統計有清華學生二十人以上者十七校：依次為哥倫比亞大學一百七十九人，哈佛大學一百一十三人，麻省理工學院一百一十二人，威斯康辛大學九十五人，芝加哥大學九十二人，康乃爾大學七十一人，密支根大學六十二人，史坦福大學五十八人，普渡大學四十四人，俄亥俄大學四十一人，伊利諾大學三十五人，賓州大學三十四人，耶魯大學三十二人，卡羅拉多大學三十人，霍布金斯大學二十九人，華盛頓大學二十二，賓州州立大學二十一人。¹

按照早期清華派遣游美章程，規定以百分之八十學理工農醫實科，百分之二十習人文社會科。早期直接選派留美學生時，大多符合此一比例，但由學校畢業後出國者，多依自己在校時的志趣選讀科系，結果是學自然基礎科學及應用科學者僅佔百分之五十二，學人文社會科學者佔百分之四十八。在理工方面以工程為最多，理科次之。在人文社會方面，則以經濟為最多，人文次之。

清華學生在美國各大學的表現是可圈可點的，以學位之取得為例，在所查到的九百六十九人中，除了病故二十二人外，取得博士學位者一百八十三人（19%），碩士四百三十六人（45%），學士二百四十八

¹ 沈希珍，〈清華留美學生之研究：以留美預備部學生為對象〉，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83年6月，頁95。